

非沪籍大学生的艰难返乡路

新闻传播学院 李蔼洁

2022 年 3 月，新冠疫情席卷了整个上海。感染人数激增、公共交通停摆、封闭式管理……持续数月的疫情颠覆了许多人的生活，其中也包括大量滞留在上海的非沪籍大学生。5 月，上海各高校放开政策，陆续通过非沪籍大学生的离校审批，但这条回乡之路并不如以往般轻松愉快。

5 月 8 日，华东政法大学的余余提交了第一次回乡申请，未果。

大部分上海高校的回乡审批需要通行证与接收证。通行证是离开学校时乘坐的车辆需要有的凭证，由上海签发；接收证则是大学生在家乡居住的街道或社区开的证明。余余是江苏常州人，当地的街道称“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”，不肯给她开接收证明，“只说你能回来我们就安排你隔离，开不了接收证明”。华东理工大学的十一同样是江苏人，他开具接收证明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。不过在采访中他回忆：“其他宿舍（的同学）回去，家里不太愿意接收，接收证明比较难开。”

5 月 15 日，余余第二次提交回乡申请，这一次她成功了。华政的政策不断变得宽松，接收证明不再是必需项，“只要聊天记录或者电话录音能证明，社区愿意你回去就行”。





华东政法大学的离校审批材料与模板（来源：受访者供图，已码去个人信息）

和审批同步进行的，是回家路程的规划。华东师范大学的小清是江苏泰兴人，离上海不远。5月9日，她同校的学长在泰兴同乡群里面发消息征集一起包车回家的人，她第一时间加入。由于昂贵的包车费用和时间的原因，同乡人中只有小清、学长和学长女友三人愿意先行离开。一开始他们约定的是5月12日早上9点左右在校门口汇合，但谣言让另外二人神经紧绷——“上海每天早上七点左右‘上海发布’会公布最新的疫情情况和防疫政策，他们不知从哪听来的消息说明天可能就要走不了了，把离开的时间提前到了5月11日晚上12点。”匆忙准备下，小清提着只放了两件上衣、一条裤子和一双运动鞋的行李箱踏上了返乡路。

对于家在甘肃平凉的世杨而言，回家几乎只有火车这一种选择。世杨就读于同济大学医学院，5月初，她在上财的同乡高中好友B听到消息称可以“返乡”，于是两人开始筹划回家事宜。5月14日，她和好友抢到5月15日的上海至西安北的高铁的候补票，之后她向辅导员申请离校，但因为时间太紧，并没有通过。世杨在公众号中这样描述：

“我问辅导员能不能帮我一下……他说，这不是他能决定的，他一接到我的电话就和上面的老师反映了情况，但还是被拒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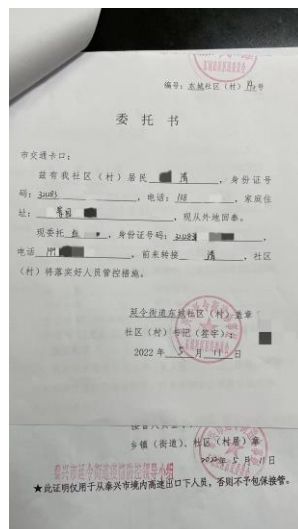
“二十分钟的极限拉扯后，我挂了电话，退了车票，跟 B 说让她先走。”

15 号中午 2 点，世杨在 12306 上候补抢到了 19 号从虹桥到西安北的车票，这一次她有了经验，早早做好了计划。

但他们的返乡之路，才刚刚开始。

选择了包车回家的余余和小清会面对离沪和进入家乡的两道关口。离沪的关口要检查核酸、抗原和离沪证明，没有三样齐全则会劝返。余余告诉我们，上海上下政策并不统一，一开始她所到的关口不承认学校的离沪证明，要求出具街道的；而街道不肯帮学生开，说没有这种规定，拿着学校的就可以走。因此，很多人拿着学校的证明在关口被劝返。后来司机带着余余走了另一个管理宽松的关口，才离开了上海。

顺利通过离沪关口的小清则在进入家乡时遇到了麻烦。5 月 12 日凌晨 5 点，在五个小时的奔波后，她和学长抵达了泰兴北收费站。小清的家乡泰兴要求，申请社区接回返泰人员需要去社区报备，社区开了单子到医院，医院派救护车同时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一起来接，然后在关口出示证明、登记，才能将返泰人员接去隔离。然而，凌晨 5 点并不是社区的工作时间，没有人能到关口接他们。防疫关口的工作人员态度强硬，不允许不清和学长下车，即使出示了之前准备的社区开具的“保单”也不被认可，只能在车上苦苦等待，然而包车司机要在 7 点之前赶回上海，一时两难。



不清所在社区向交通卡口开具的委托书（来源：受访者供图，已码去个人信息）

后来，小青和学长的家长匆匆赶到，和关口的工作人员爆发了激烈的争执。趁着这个空隙，他们二人迅速溜下了车，司机放下他们的行李后扬长而去。小青和学长做了核酸和抗原后就一直蹲在马路边，离所有人都远远的。父母没有办法和他们接触，关口的人也拿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就一直蹲守等待。8点多，学长被社区接走；9点40分，小青也被救护车接走了。

世杨的返乡之路因为涉及到多个省份和城市而更加艰难。甘肃平凉没有高铁站和飞机场，只有火车站。因此，世杨和友人 B 原本的行程规划是从上海坐高铁到西安北站（高铁站），再从西安火车站坐火车到平凉。在出发前，世杨与好友 B 多次给西安北站打电话，都未打通。只有一次，世杨和人工智能客服坚持不懈地聊了好几分钟，那边传来了男人的咳嗽声，世杨抓住机会询问，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，两个车站应该可以点对点闭环转运，去往外省的一般不会被隔离在西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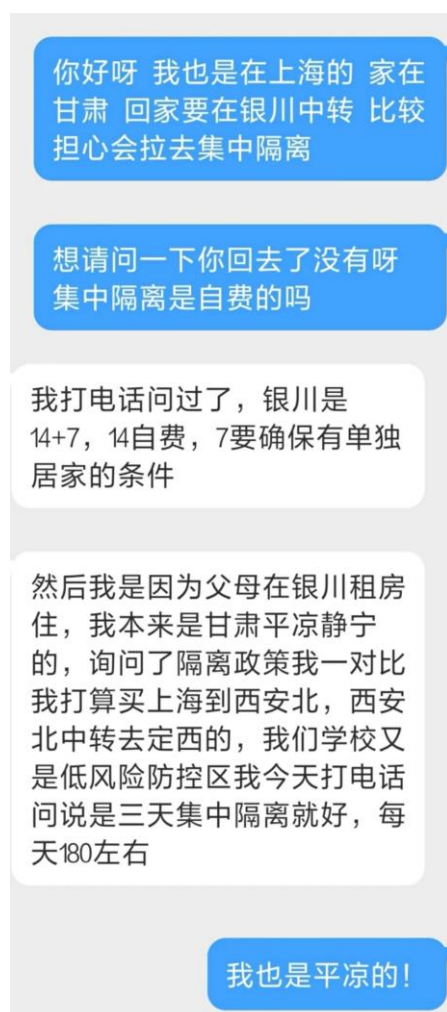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先行一步出发的 B 却被告知无法异站中转，只能从西安北站出发去往其他城市。到站登记结束后已经凌晨，所有从上海来并准备去外省的旅客都会被带到了一个巨大的“桥墩”下，这里只有屋顶和两面潮湿的墙，他们要在这里过夜。



西安北站临时安置上海旅客的“桥墩”（来源：受访者个人微信公众号文章《假如离开有用的话》，已获得授权）

5月19日晚上11点，世杨抵达西安北站，在这里她要选择自己的下一站。“我考虑过去银川，银川的高铁站和火车站是在一起的，离我们家也很近。”她一边不断给银川站打电话询问能否站内换乘，得到的是大概率会在银川就被隔离的消息，一边在微博搜索相关的消息。微博跳出的实时信息中另一个甘肃平凉的陌生女生看到了她的求助，私信世杨表示，也许可以从西安乘高铁去甘肃定西，再从定西回平凉。而且定西的防疫政策当时相对

宽松，从上海回来的绿码人员只要三天两检，而平凉那边只要有定西的隔离证只需要再隔离 11 天行程卡销星就能回家。只是这位陌生女孩的计划，从未被实践。



世杨与微博上另一位同乡女生的交流（来源：受访者供图）

世杨决定试一试。5月20日早上7点，她从西安北站坐高铁前往甘肃定西。在这里她被带到了好友 B 曾经隔离的宾馆，陌生的环境、不间断的核酸、时刻可能会变化的健康码……好在，14 天后她将顺利坐上回家的大巴。

5月23日，小青在酒店隔离的第12天，江苏省宣布免除上海返乡大学生的集中隔离费用，她的隔离时长也从14+7+7（在酒店14天，居家单独隔离7天，居家观察7天）变成了7+7（在酒店7天，居家单独隔离7天），也就是说，还有两天，她就可以结束长达两个多月的隔离与封闭。

5月25日方才启程的十一，度过了在方舱免费隔离的7天。提及这段经历，他坦诚地告诉我们：“环境挺好的，设备不太好，浴室下水口下水比较慢，但饭菜特别好。”



十一在连云港赣榆区的隔离方舱（来源：受访者供图）

这段艰难的返乡路，也终于结束了。